



消失的洋房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林

洋房子的消失,犹如一代人记忆的封存。

一

洋房子坐落在家乡的一条小河畔,我第一次见到它时,它已成了一所学校。洋房子外形独特,听老人说是民国时期蔡家大儿子从外地回来后修建的。房子两楼一底,每层有10根青砖柱子支撑,立柱上有花鸟浮雕,木窗户细长,房顶还有3个大风窗。当地人觉得这房子的模样怪怪的,后来才知道这便是法式建筑。1949年解放后,洋房子就成了学校。房子的一楼和二楼做了教室,三楼是老师办公室和宿舍。二楼与三楼有木制楼梯旋转而上,楼梯平缓而宽敞。那时的乡下,房子多是泥石和木屋瓦房,在我幼年青涩的眼中,洋房子就是好看。

1970年初秋,稻谷的叶子和谷穗已开始泛黄,我背着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的黄色帆布书包,蹦蹦跳跳穿过家门前的跳蹬河,一路咿咿呀呀地念着童谣,来到那时叫洋房子的学校上学。尽管那时学校的正式名称叫南川县合心小学校,但大人小孩都喜欢把那地方叫“洋房子”。洋房子的正面有四棵高大挺拔的柏树,每棵柏树下都有一张水泥制作的乒乓球台,每当下课铃声一响,同学们就箭一般飞出教室,去抢占打球的位置,这波冲刺少不了有摔了跤的、有鞋跑掉了的。那个年代,学校条件差,体育设施就只有四张水泥乒乓球台和两个简陋的篮球架。篮球场地面是泥土,我们经常是在满地的灰尘中打球,几十分钟下来,满头罩上一层厚厚的灰土,脸也是花的,可心一直都乐着。

小学一至三年级,我在洋房子的一楼教室读书。我个子不高,好几学期都是坐在第一排。二楼的木地板很不隔音,能听到头顶上二楼老师的脚步声,有时甚至比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声音还大。那

时年幼,我和同学们从没觉得那是噪音,一切都理所当然。小学四年级时,学校终于要在洋房子左侧的空地上建食堂了。那年冬天,建食堂的工地上,老师和同学们传递石头、抬泥土,大家头冒热气,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,但工地上总荡漾着欢声笑语。食堂开张那天,同学们从家里带来了做好的饭菜,煮饭的王师傅免费给同学们蒸热了饭,还烧了一大桶加有猪油、瓢儿白和葱花的合汤,同学们高高兴兴吃了一顿热络的午饭。一碗热气腾腾的合汤,也治愈了我心中的饥饿和寒冷。无忧无虑的少年生活过得很快,八年的小学、初中时光匆匆而过。1978年7月中旬,在洋房子前的操场上,我们班49个同学,以洋房子为背景,照了毕业照。那时,我们稚嫩的脸上都带着笑容,那笑容朴实而纯真。

二

初中毕业后,我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,后来又回到南川参加工作。第二次见到洋房子时,时间已过去了13年。那年春天,我接到合心小学的邀请,回去参加学校教学楼筹建座谈会。到校后,见到了好多十几年没见面的小学和初中同学,很是亲热。回校的同学中,有

的在深圳办企业,有的在县城搞建筑,有的在家乡开农家乐,也有在党政机关当领导干部的。还有4个同学参军后,已是部队的营职干部了。会上,校长说,洋房子已成了危房,学校要拆掉后原址重建,希望大家支持新学校的建设。座谈会很热烈,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。我能听出,这些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,在洋房子上学,又从这山沟里走出去,他们对学校有感情。会后,学校组织我们在即将拆掉的洋房子前合了影。后来拿到照片,我才发现照片里我笑得很不自然,眼里似乎还噙着泪水。我至今还记得,合影结束后,站在高大挺拔的柏树下,落日的余晖斜照在洋房子斑驳的青砖柱子上,柱子变得青黄,木窗上红色也显暗淡;屋顶的天窗有一个已坍塌,青瓦已变成纯黑色;厚实的木门和青砖柱子上的花鸟鱼虫浅浮雕已模糊不清;朝门两边墙上的白色石灰也掉了,显出一些灰色的泥土来;关门的木门栓还在,斜靠在门边的围墙上,显得孤零零的。我伫立在朝门下,又从左到右、从上到下把洋房子仔仔细细看了几遍,似乎看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,正在岁月中老去。

三

时光流逝,岁月无痕。不久前,我又

回到了儿时生长的地方,想再去走一走那时上学的小路。山依然,水依然,跳蹬河的水依然在慢流。儿时上学的小路已被深深的灌木丛封住,只能依稀辨别出这里曾经还有过一条小路,去小路寻找那时的足迹已不可能,只好顺着宽敞的马路走到了学校。一路上,听陪同的堂兄讲,读书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少,去年学校只能停办了。站在依然整洁的塑胶操场上,我仰望着仍然高大挺拔的柏树,那柏树似乎还静静沉浸在时光的褶皱里,树根仍在编织着新的年轮,全然不知洋房子已经消失。用手轻轻抚摸柏树,一下子似乎触碰到了心中似水流年的印迹。闭上眼睛,洋房子似乎还在眼前,似乎又和现在的漂亮教学楼重叠在了一起。这时,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涌上了心头。时代前进了,似乎有些东西的落幕,正是迎接新大幕的开启。可于我而言,洋房子承载了太多的美好记忆,它的消失,曾经在一段时间里让我心里发酸,后来才终于想通了,消失也许就是为了永恒地存在。就像洋房子留在一代人心里的记忆,已永远镌刻在了那代人的心里。

写作游笔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海燕

“心里喜欢的作家还活着是件好事。不必一定相见。作家的灵魂在文字中呈现出饱满和集中的精华。既然已触及他的灵魂,便是最大满足。”在凌晨一点的飞机上,我看着庆山的电子书《一切境》……就想一个作家,能永远地活在人群中,见与不见都能通过作品感知,这是多么正确而又美妙的事情。“水浸月不湿,月照水不干;有人湖上坐,夜夜共清寒。”我曾以为我是生而为写作的,走路的时候常常思考,和别人交流的时候也在构思,深夜里时还在偶遇那难以捕捉的远在天边的灵感……每逢灵光乍现,无处安放的情绪,便跃然纸上、飞落笔端,酣畅淋漓地挥洒,跳脱思

想的梦境,飘扬在想象的天空。写作是一个人的盛宴,用思想的浪花去调配知识的火花,用知识的火花去淬炼灵感的火花。写作,让我们活得飘然又俗然,活得入尘又出尘。有人说,人的生命,总因它的有期限而倍显珍贵与价值!唯独我们到底该怎么度过,却在如今如流星一般的流量感,快得无法让人坐下来安静阅读一本好书、抑或写一篇好文章的时光里,变得混沌与焦灼。唯独写作,能让自己沉静、自省、宽广,或许从满是抱怨、贫瘠的我,走向豁达、厚重的我。有一段时间,我迷上了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和班得瑞音乐《寂静山林》,渴望如镜湖般“内怀冰清、外涵玉润”,把冰心与神骨藏在唯我的眉宇间与气质里。写作,仿

佛使我的思想充满了血与肉,使我的生命充满了灵气与风骨。米兰·昆德拉说,年轻时人们担忧未来,年老时人们回忆过去。岁月给予人成熟,也赋予人选择。经岁月洗礼的我,真正的成长是那些立标签、求新意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。以前自己的文风文笔曾经以个性与华丽为追求,如今逐渐蝶变为质朴与归真,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。简洁明快,该止则止,能控制思维的奔涌,文字的拉伸、繁琐的规避。冬夜,点上一支沉香,抱上一本爱书,潜居抱道、斋心伏形。这是积淀写作的状态。每当读完一个作家的文章,我总想在不甘平庸的洪流里,重新逆流而上,去创造和发明一种文字、词组、思想……而写作,给了这个美好的承载和建构。写作是我们内心的一簇火焰,只要举着它,满世界都是光亮。虽穷其一生都在找寻跌落的思想、奋起的意义。当经历过桀骜不驯与叛逆彷徨,跨越过千山万水与跌宕起伏,体验过沉浮不定与吉凶悔吝……而写作可以赐给人清新的意志和动力,展现作者的精神轨迹,释放内心的情感冲突。“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尔同消万古愁”的李白,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苏东坡,“昨夜雨疏风骤,浓睡不消残酒”的李清照……是写作,得以让他们突围。当一个人能静心写作时,他是对自己的内心,以及各种还未表达的情绪或境遇,进行重组、再生、弥合的。

“解落三秋叶,能开二月花。”我们的人生如同一片飘零的落叶,生若夏花般绚烂,不必乞求每一片落叶都相似相同,只要自己感觉自己的人生富有意义与价值就好。风能吹落秋天的落叶,也能吹开春天最美丽的花。生命是一趟单程列车,我们的欲望总会随着这趟列车不断延伸,而写作可以阻断我们对欲望的无限穷竭性。被誉为与惠特曼齐名的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,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伟大女诗人,她创作了1775首诗,却只发表了10首,让人十分崇敬。所以我觉得,写作一定不是欲望的表达与功利的显现。当我们从写作中完成了内心自我的成长嬗变,能以一颗平常心和去功利心看待人生,那就是写作的馈赠与反哺。“写作,把精神留下来,别的都会成为烟云。”市散文学会德奉会长勉励我说。诚然,写作是一种精神!只要坚持与行动,到底哪一种算写得好,没有标准的答案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:“才华总是通过独立的(精神上的)活动才能成长起来的。”惟愿我的活动(文字)可以做到干净、清新、洗练、深刻、灵动、文采、再造……站在人群里,我们总想让自己变得更耀眼,即便是见与不见的时候,也有文字来飞鸿传书;活在这个世界上,我们总想让自己变得品格更高尚,而笔端的文字——写作,塑造着品格、慰藉着人心、立意为精神。

